春节，在我的心中

王性初（美国）

来美20多载，入乡随俗，洋节日诸如什么“情人节”“圣诞节”啦，倒是过得腻了。然则，作为中国人，传统春节那中华文化的基因，早就融进了血脉，蕴藏在心中。每逢过年，春节的种种记忆和现实，便在心中泛滥开来，挡也挡不住啊！

最难忘的是孩童时代的欢欣雀跃。在老家，将“过年”称之为“做年”。小孩的年如何“做”呢？都是高兴啊。尤其是过年，有吃、有穿、有玩、有压岁钱，还不必上学。小时候，只盼着天天过春节。中国的传统春节其实从腊月廿三祭祀灶王爷就揭开序幕了，人们又将之称为“过小年”。那天，走到旧金山的唐人街，赫然看到大红的广告上书着“灶糖灶饼”斗大的字样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年关近了，忙买了袋“灶糖灶饼”慰藉自己。心中的春节啊，猛然间跳到了眼前。

有人问我：在美国怎么过春节啊？实话实说吧，来美之后，再也没吃过一餐年夜饭。换言之，根本没像在老家那样，正正经经地欢度过一回春节。中华民族这个古老而热闹的佳节，似乎不经意间离我远去。这个根植在国人灵魂深处，一年一度最重大的节日，难道就这么悄悄地沉没在每年的日历中？果真如此吗？我一次又一次地拷问自己。最后，不是自我安慰，也不是自欺欺人。春节并没有离我远去。春节，春节在我的心中啊！

春节在我的心中。记得许多年前，那时年迈的老爸还健在。就在老家除夕之夜，我准准地算好了时差，给家乡的亲人挂去了越洋电话。父亲正在弟弟家中一起享受舌尖年夜饭的美味。我的一通电话，让老家“做年”的气氛格外地怀旧、活络。电话那头，亲人们的欢声笑语，让我这远方游子，填补了除夕心中的空白。只是如今，父亲已经仙游多年，我虽没有机会再拿起座机，聆听父亲那熟悉的口音，但除夕之夜的回忆，至今仍在心中如陈酿般发酵。

春节在我的心中。我忘不了在这个佳节，祝福亲人，祝福朋友。记得那年，此间老友家的水仙花开得正欢，他邀请一伙朋友去他家赏花兼拍照。我也拍了一张，制成新春贺卡。春节前夕，贺卡中含笑的水仙，通过现代科技的电脑微信、QQ和E-mail，向亲人、师长、同窗、挚友拜年，捎去心中的祝福。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！很快，收到的反馈几乎让我欣喜得忙不过来。传统的中华文化，不就是通过新春佳节时，互相拜年来传承尊老爱幼，和睦相处的亲情吗？我没有忘记这个最美好的传统节日，尽管没有团年饭，没有贴春联，没有放鞭炮，没有穿唐装，但我明白，我的心中有个温馨而充实的春节。

春节在我的心中。令人欣喜的是美国也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。记得从1993年开始，美国联邦邮政总局决定发行生肖邮票。特别在每年的春节期间，举办生肖邮票的首日封仪式。于是，每年发行生肖邮票当天，我都为国内的集邮亲友买了最新的生肖邮票首日封邮寄回国。迢迢万里，捎去春天的喜讯。每次生肖邮票发行的时刻，华埠喜气洋洋，张灯结彩，远处的鞭炮声，舞狮的锣鼓声，孩童的欢笑声与市场的喧闹声，交加弥漫。浓郁的春节气氛再添上“生肖邮票”的首日发行，让旧金山喜上加喜，锦上添花，春节真是个热火又任性的节日啊！

春节在我的心中。它并没有被西方的节日所淹没。每当临近春节的那个周末，旧金山的华埠，肤色各异的人潮汹涌，为庆祝春节而举办的摆街盛会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各地民众。为了体验中华民族这个传统节日的佳境，我一定如期加入熙来攘往的人流。我在一条条拥挤的街道上流连忘返；我在五彩缤纷的装饰中尽情陶醉。走到书写春联的摊位前，我停步凝视，久久不舍离去。默念着大红纸上的吉祥佳句，一股暖流油然升起。是啊，唯有世界和平、民族和睦，才是过传统春节的精髓所在。此时此刻，尽管没有老家过年时那丰富多彩的狂欢节目，没有故乡过节时那眼花缭乱的民俗表演，但是，它仍然洋溢着新春佳节那和睦、喜庆、繁荣、亲昵的氛围。让人们牢牢记住了中华民族好客、勤劳、友善、聪慧的性格。我明白了，我的心中有个幸福而愉悦的春节。是的，春节，春节在我的心中……

共绘雄图迎盛世
同圆国梦趋春光
刘麒子作春联并书

火红的秧歌　新华社记者　**陶　亮**摄

鹧鸪天·迎春（外一首）

林　峰

遥听莺声曙色东，绿杯尽泛寸心中。
千年光夺扶桑日，万里春涵两浙风。
山海阔，水天红。冻雷响作满城钟。
幽燕尚有晨霜在，快起春风下九重。

鹧鸪天·上元

蓦觉今宵又上元，彩灯再耀九重天。
笙箫弄月虚窗外，星斗穿花绿座前。
心底事，未如烟。青萍遥寄碧云间。
神京已放花千朵，始信春风值万钱。

月亮的青春期

阿　辛（美国）

月亮的青春期
是在春天的第一个十五
来到的
她发育成微妙的圆
这圆儿给世间
点燃了万种风情

丝丝细竹包裹着发光的爱
缓缓浮游
圆月的蜜语就这样
流淌着流淌着
锣钹敲沸的声声金黄
振奋了雄性
圆月的笑颊就这样
倾心地被俘虏

还有秧歌龙舞
还有米酒浸醉的岁月
都向着这个痒痒的圆儿
栽一片相思林稠稠的
洒一阵及时雨甜甜的

月亮的青春期正丰满正蓬勃
不管天空
是湛蓝的抑或深灰的
不管世界
星光璀璨抑或风狂雨暴
那发光的爱捎一条信息
月亮已经发育成一个动人的圆
呵　今夜是元宵

暖　年

包利民

家乡的年都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，可心儿却是一年中最暖的时候。在多年以后的回望中，那份暖漫透生命的苍凉，使得所有的沧桑都充满了温情。

记忆中最冷的那个新年，还是在儿时的乡下。那个早晨大雪封门，红红的对联绽放在一片洁白中；那个夜里雪花飞扬，红红的灯笼摇曳在北风里。那一整天，屋里铁炉中的火都在快乐地舞蹈，把人们脸上的笑容染得灿烂无比。灶台上的大锅里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热热的火炕上，慵懒的猫半眯着眼睛，看着墙上的年画出神。雪花拥挤在窗玻璃上，堆积着一份渴望。

我们的脚步在风雪中追逐着大秧歌的鼓点，通红的脸蛋像燎亮的喇叭声一般欢快。当我们裹挟着一身风雪冲回家里，便会被巨大的温暖拥抱。如今追溯那些岁月，就像陷入往事的怀里，身心俱暖。

父亲的那壶酒是暖的，仿佛融进了一年的辛劳，也融进了所有的日光月光，便在父亲的脸上开出了幸福的花朵。父亲醉了春夏秋冬，我们醉在父亲的眼睛里。母亲的笑容是暖的，像屋中间不灭的炉火，于是清贫的岁月便有了无尽的希望。姐姐们头发上的红绫子是暖的，飘摇着无尽的憧憬，在眼中写满喜悦。

亲人都在的新年，便是心头散不去的温馨，不管多少时光流尽，都会漾着感动，氤氲所有的冬季。

花狗摇动风雪的尾巴是暖的，那是幸福的追逐，脚步盛开着满院的梅花。白猪陶醉的鼾声是暖的，鼻息扰动着雪花，将梦弥漫整个冬天。鸡鸭鹅的羽衣是暖的，新年就裹在它们的翅下，它们焐热着这个团圆的日子。麻雀的身影是暖的，它们是开在雪枝上的灵动花朵，在北风中，在大雪里，倏然来去。

院子的精灵们也在过年，它们守着这个土墙围合起来的家园，它们生活在这里，它们过着自己的年。

远近起伏的鞭炮声是暖的，长长短短地落在心底温柔的湖面，于是涟漪如花。夜空绽放的烟花是暖的，每一张仰望的脸都在变幻着惊喜。除夕的夜是暖的，我们守岁，守着成长的渴望，也守着亲人们每一张年轻的脸。甚至这一天的风雪都是暖的，是它们孕育着那个矮檐下，所有的尘梦。

就在一年一年这样温暖的轮回里，便走过了太多的眷恋。母亲的容颜老了，笑容依然年轻。岁月老了，思念依然年轻。心也依然暖暖，在这个新年，与回忆相逢，也会与未来相遇。

听　年

王忠范

山里鄂温克民族村的朋友额腾邀我去民族村听年，说鄂温克年的声音喜气、火爆、热闹，听一听就能进入福祉，产生激情与欢悦。额腾越说越兴奋，那样子就像撒欢的梅花鹿。

过了小年，村里村外可以听到咔咔哧哧凿冰、刻冰的声音，这是家家户户忙着做冰灯。孩子们成帮结伙地这家看看那家瞧瞧，兴高采烈地唱着歌谣：“鄂家冰灯做得早，又是一年春光好……”多种多样的冰灯挂起来了，年近了，人乐了，开始歌舞了。好多青年男女集合在冰灯下，跳喜庆的“努日给勒”民族集体舞，像城里的广场舞会。这舞蹈全是跺步、踏步、跳步，粗犷奔放，整齐响亮，如那种街头踢踏舞。进入高潮，男喊：“罕拜！罕拜……”女呼：“嘎嘿！嘎嘿……”这既欢乐又高亢的歌舞之声，让人感到年的氛围祥和而浓烈。

除夕之夜的篝火，用的全是松木桦子，一点燃，四溅的火星噼噼啪啪地作响，而且响个没完没了。祖祖辈辈，鄂温克人最看重这种响亮红火声色里的吉祥。午夜时分，祭火接神，各家鸣放鞭炮，山村顿时一派沸腾。那双响的二踢脚、多响的窜天雷、喷放彩焰的花炮、几千头甚至上万头的挂鞭，此起彼伏，轰轰烈烈，一直响到吃年夜饺子的时候。

初一一早，人们陆续来到敖包树下相互问好拜年，像城里的团拜会。开锣以后，穿长袍戴皮帽的几个小伙子站成一排，交替吹起鹿角号、牛角号和羊角号。这号音交织着嘹亮着扩散着，似乎在向人们报告：响号、响号，春天来到！这时鼓手来了，鼓手就是额腾，他显得特别精神，手里握着拴系彩穗的鼓棒。我上前观看这面祖上传下来的大红鼓，鼓帮四周刻绘着鹿头、犴身，还有山纹、水纹、云纹与树纹，很古老。额腾擂响年鼓：咚咚，咚咚，咚咚咚……这富有节奏的鼓点仿佛从灵魂里迸射出来，欢快酣畅，昂奋激越，在冰天雪地之中起落旋转。越来越热烈的鼓声，在每一个鄂温克人心中滚动，谁都情不自禁地狂欢起来。在敖包树下，在灿烂的阳光里，整个民族沉浸在年的声音中，心里铺满春色，目光望出很远……

绵竹年画　来源：**百度图片**

年画里的乡愁

彭忠富

临近大年，父亲去周边乡场上买回了一卷年画。

我们弟兄仨打开那些粉笺土纸，争着看年画上的人物：手持双鞭，背后插着令旗，长髯飘飘的是秦叔宝和尉迟恭；锦袍玉带，手持如意的则是和蔼的文官。有时候也有赵公镇宅、钟馗捉鬼这样的单幅年画；至于三猴烫猪、耗子嫁女这样的幽默画作，则最受我们小孩子的青睐。

父亲让我们把年画请到门上去。武将在龙门上驱邪避凶，文官在堂屋门上加官晋爵。院子里贴上这些五彩斑斓的年画，居然一下子亮堂起来。父亲告诉我们，这些门神就是拱星和清道一带的农民画的。他们凭着父辈那里传下来的技艺，在种田之余，刻板、勾线和上色。没有这些绵竹年画的浓墨重彩，乡亲们春节就会觉得缺少点什么。

那时对画匠们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一双普通的手能随时和画笔、颜料打交道，并且拥有自己的画室，是多么诗意和优雅的日子。于是我就缠着父亲，一定要到画匠家里去看看。父亲终于在一个农闲的10月，带我走进了一个临近射水河的村落。这里是绵竹年画的起点，有多少个农家院落，就有多少个年画作坊。一张张新鲜的年画放在场院的每一个角落，就像场院里铺上了花花绿绿的的毯子。微风过处，年画一张张翻起，又稳稳地落下，美丽的波浪，就像风儿在一张张地阅读。一张张的绵竹年画从这里出发，翻山越岭地走进川陕甘的家家户户，甚至飘洋过海走到东南亚。

那次走马观花，让我惊讶于绵竹年画的悠久历史。后来一直在异乡的城市求学，工作，与家乡关山阻隔，这样的日子竟持续了10年之久，可是在我心中，仍然常记起孩提时的绵竹年画。没想到这次回来，从孝德一进入绵竹境内，我的眼睛就开始应接不暇起来。原来公路两边都进行了农房改造，粉白的农家院墙上，因地制宜地画上了千姿百态的绵竹年画。那些体态婀娜的仕女和天真活泼的孩童，配上大红大绿的衣裳，居然和农家的氛围相得益彰。

在绵竹中心广场，镌刻着巴蜀鬼才魏明伦的《绵竹赋》：年画之乡，粉笺之土。与杨柳青绿遍江南江北，共桃花坞红透民宅民扉。重印迎春图，清明上河配双绝；新绘观音画，莲台净水润千家……魏明伦的这几句话，让我们咀嚼出了绵竹年画的分量：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，绵竹年画与天津杨柳青相比是毫不逊色的。

电杆上的年画走马灯，绵远河上的年画彩船，人行道上的年画灯笼，模仿《迎春图》全城巡游的队伍……父亲一遍遍地翻着相册，给我讲历年来年画节的奇闻逸事，让我通过年画一次次地走进古老而时尚的小城深处。把年画从纸上请下来，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，这种观念一下子盘活了绵竹年画这门民间艺术。年俗，是庆丰收，祈来年，与土地有关的民俗；年画是现代人永远的乡愁。绵竹年画也将与我脚下的土地一样，有着恒久不衰的魅力。